

黄宗英自述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黄家有女走上台

故我依然

小迷糊大不了了

.....

暮年春晓

让生命的底片三次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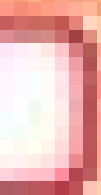
我上大学

.....

黄宗英

國家與自治

卷一
第一輯
第一卷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黄宗英自述

李辉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宗英自述/黄宗英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 2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3112-7

I. 黄...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599 号

黄宗英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石更新

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27.70 元

总序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额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2002年8月8日，北京

◎黄家有女走上台

故我依然·····	2
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5
我织毛线·····	7
小迷糊大不了了·····	9
弯弯绕，绕绕弯·····	14
宁穿破，不穿错·····	16
大礼谢饭·····	20
钢琴啊，钢琴！·····	28
一朝点火·····	33
谢谢翻译家们·····	36
当乐队校音的时刻·····	38
寒窗走笔·····	40
住在大哥家·····	43
我亲二哥黄宗淮·····	44

◎和赵丹在一起

快乐的阿丹·····	52
不只剩下回忆·····	63
我在现场·····	67

[附]听黄宗英说往事 方进玉、齐简· 73

没有销毁、也销毁不了的	76
关于赵丹的“文革”交代	80
但愿长睡不愿醒	86
存之天下	104
插柳不叫春知道	110
阿丹活了	112
书生馋书	115
人·树·天	118

◎一同走过的人

星	124
思三哥唐纳	135
徐迟绝响	138
喜遇燕子	142
想你，阿胡子	145
洪娘娘	150
守灵	156

◎暮年春晓

让生命的底片三次曝光	164
没有一片树叶	172
以生命偿付大自然	186
闲说亦代	190
水仙·我俩·他俩	193
馋	195
该死不死	197
[附] 呆大有呆福 冯亦代	203
山一程 水一程	205

我上大学	211
我上大学之后	225
致季羡林先生	229
美的圣殿	232
我委实想家了	234
寄旅生涯	237
灵感来时	240
我公然老啦	243
我活着哩	249
善哉，安乐死	251

黄家有女走上台

黄家有女走上台



故我依然



我的父亲母亲。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我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这关系可是在我九岁丧父之后，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且把我这个丑丫头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从亲戚、邻居夸我姐姐的话里才知道的。我总觉得我们家无所谓“家教”。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追孩族”。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一起买回来（真格的，现在讲究高消费了，倒连买个书架也费劲了）。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过去。爸爸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

谁善待过我们家，我们都不会忘记，虽说俗礼答谢修书叩安这一套总记不得。

“七岁看大”这句话对我不是没道理的。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

庭熏陶”这个圈儿。大哥宗江把痴迷于戏剧艺术的圈给我套上，妹子我也受下了。其实，一九四〇年我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只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我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我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我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我会打，可人家嫌我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梦见吆喝着卖菜、摇拨浪鼓卖针头线脑……反正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

也许我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把五件毛衣拆洗更新加大。我干什么活儿都挺认真，和我猛然间被推上话剧舞台以及又演电影一样——分内的事我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我也尽力试着去做。无论是多幕剧落幕之前我上场演一个不说话的新娘子，还是第一幕幕启时演个走场子边的民女，我都早早化好妆候场并守到谢幕。一九五九年我奉命专业创作，不坐班。自忖不坐班等于全天上班，自此除了三伏天我从来就不穿拖鞋了。也许是我又把演好角色写出文章当紧针密线缝鞋帮了。是的，我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却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中衍化出种种情节。文法须知：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删略情节种种，堪慰故我依然。

其实，我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戏”的情节，是“难为赵丹妻”。

一九四六年我开始拍电影，一九四七年我碰到赵丹，一九四八年我们结婚。主要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摧残、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的单身中年艺术家。他的锐敏和正义感注定了他一辈子不得安宁。七十年代后期他曾为邓拓写过挽联：

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

瞻望未来万种艰难犹有牺牲。

岂料终成了讖语。我既然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



1942年黄宗英与黄宗江同台演出姚克的剧作《鸳鸯剑》。



在拍摄《大栅栏》时与黄宗江合影。距当年一起登台演出《鸳鸯剑》已有半个多世纪。

门”，三十载身为赵丹之妻，敲打得我也就不仅仅是“陪斗”的了。

前两年我重病住院（至今“保外观察”），为此我哥哥弟弟，曾围坐叹息掉泪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愁小妹（姐）了。”谁都说我命苦，认得的不认得的人常劝我：“想开点。”大哥叮嘱我常记一句祷词：“Take it easy”（随它去）。我真算想得开的了。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老师命题写

有关过年的作文。同学们写欢欢乐乐，我写父亲遗像前的一对白烛。彼时从来自拟是“天下惆怅女”，把个“葬花词”、“祭妹文”默写得跟金刚经似的。往后年复一年，净轮到碰上些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都没的悲剧情节，我便愈来愈无绪去愁了。劳劳尘世，如今倒数秒不知从哪个寿数往回磨蹭，于是给自己定下个天晓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则：

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

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

诚然，一个人干什么都受生存环境和时代潮流的影响。而不干什么，则是理性的选择。归隐书林，还我本原，“勤习针黹”，是此时此际我的梦。

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爸爸。好爸爸！爸爸是电话局的总工程师，人家都叫他老师。他却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他早上九点上班，可天不亮就起来，笑眯眯看我们一个一个背着书包走出家门，才又去睡回头觉。他总是带我们去看戏、去游泳、去看灯、去放风筝……我小时候长得最难看，他就最疼我，老让我跨在他背上骑马马，转圈圈。我九岁时，爸爸病倒了，说是伤寒。一天深夜，我从热被窝里被叫起来，只见楼上楼下，每个房间的灯都亮着，我被领到爸爸的卧室，爸爸正被人架着在大喘气。（长大后才知道是抢着在他断气前给换衣服，不然到了阴间是赤身裸体的鬼！其实爸爸才不信鬼。都是好心人瞎操持。）我觉得爸爸睁大眼睛看了看我，我叫爸爸，爸爸不应。大人叫我跪下，我不明白。从来是爸爸朝我下跪，让我骑，骑。干吗这回要我跪？又不是过年！等大人把我按得跪下来时，只听得母亲爆发出撕心的号啕。秋雨击窗，秋风浸骨，我的马马自己跑了，我从此没有马马骑了。……

再有，是我大哥宗江。他老是干些我想不到的事，我最疼他。他十三岁时办了个正正式式的铅字印刷的报纸——《黄金时代》，我只得投稿。他到上海演话剧，我也就跟着上了台。他恋爱，我就用才学的英文打字的本事，帮他打那长长的、我不太懂的情书。他游海外，我就替他承担长子赡养母亲、扶持兄弟的责任。青少年时期，我



父亲。



中学时代的黄宗英和黄宗江在北京。

们从不谈心，却彼此了解、笃爱。而今，年龄愈增而弥甚。

再有，当然是老师啰！我最喜欢上具有老师风度的女老师的课，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还喜欢摇头晃脑拖长腔抑扬顿挫地教古文的长髯老先生。老先生给我们上《祭妹文》，老泪扑簌，痛哭流涕。他的认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伤心得好像是自己的妹妹死了。当时，我还想，我若死了，我哥哥也会写一篇很好的《祭妹文》；或从此把笔扔了……现在，他祭我，我不忍；我祭他，他可能“笑场”。（每次，我一本正经对他，他都“笑场”。）还是暂时谁也别祭谁，多写些让大家都不哭的作品吧。

再有，再有：可多啦！不一定是哪一个人，可影响之深之久，毕生不忘，像颜色掺在了酒里，捞也捞不出，挥也挥不去，那是国破家亡的耻辱，（我小时候，每年要过多少个“国耻纪念日”啊！）是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土、逃荒的人群、漂来的尸体，是期待光明的希望，是解放的喜悦，是艺人改变社会地位的昂扬，是被“专政”的惊愕……呀，已越出童年的范畴，但政治上的幼稚，于今始终未能逾越。

中学时代的大哥黄宗江。



我织毛线

我织毛线

我从小学着织毛线，并不是为着织娃娃裙之类弄着玩。爸死了，娘眼睛视力日益减弱；当年，我爸活着时，提倡“劳工神圣”“自己动手”，娘一听爸的汽车喇叭声，就去洗手绢，并常年给儿女们用钩针钩墨盒套。我们每个人上学都拎着变幻着不同颜色的墨盒套，同学们好眼馋。而今娘看字要把书报放在鼻子头上。两个姐姐一个在金城银行当簿记，一个在山东齐鲁医院搞社会服务，在天津树德里二号的家里除我之外，只有四个光郎头兄弟。我大约九岁时就用小竹针、乱线头，弯来扭去先织小围脖，后织毛袜子和无指手套了。挑针的时候就问问大姐。我大姐织毛线、裁剪衣服裙裤可真让我羡慕，她会用一只小圆盘盘做黄色的菊花，再用褐色线把一朵朵菊花用钩针连起来，连成一方方，做椅垫子、围挡，可好看，还给我钩成小背心哩！我跟姐学会绕菊花，可没学会钩。我来不及学钩花花，自打能熟练地织下针、不掉针，偶然掉针也能救起来之后，我就连忙上手给两哥两弟和自己织起毛衣毛裤来。不能说是织，是改，也就是补吧。上学的男娃女娃的毛衣胳膊肘先磨光磨破。先把小弟穿不下的毛衣拆了，再拆大哥、二哥、大弟的毛衣袖子，把线在椅把上绕成一绞一绞，放在温温的清水里浸一夜，第二天用利华皂片洗了，撑直晾干。再让老张妈（家里惟一“从一而终”的养老保姆）撑着，我学着大姐的样，把毛线绕成和仁立羊毛团绒似的带小辫辫的大小

成事時
做成一件事，就当没
做一样；或者当它是
别人做的一样

1931 年在北京家中，黄家兄弟姐妹戴上面具，早早过上演戏的瘾。左起：宗准、宗江、宗洛、宗英。



团团，把磨细了的线和断线头，一根根理好头，挽个结，备着续那织着织着发现一段不太结实的线，就捻上一截。还有计划地把左袖子的线换到右袖子一边，并把省下的零用钱买四两（十六两秤）新线，换了领口和袖口；并从上衣腰际剪断一个瓣花针，抽出一根线，让两上针两下针的腰和身分离，从上往下结一段旧线，再结个新线的边。一件 V 字领镶深色新边的“新”的合身毛衣就穿在我大哥身上，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出风头了。大哥的换了左右袖给二哥，二哥的换了左右袖给大弟，大弟的给小弟，剩下的杂色线就给我自己织藏青色底、红一道、灰一道、白一道的花毛衣了。一冬的黄家五兄妹的毛衣织成了，而织手套是用旧线织边、新线织手巴掌和手指。袜子的后跟和袜头也用新毛线，还加根棉纱，以加强耐磨损度。寒衣齐备，开始用破碎旧布和薄糨糊打格褙（硬衬），买青绒鞋面，青缎滚条，做蚌壳棉鞋等过年时穿了。我们兄弟姐妹日长夜大，学费水涨船高。一九三九年发大水之后，秋深，娘和我翻箱子，我找出大姐、二姐上中学时披的深紫红毛线织的大围巾，一条大概要用两斤半毛线，还新着哩。我一鼓作气全都拆了。大姐回家发了脾气，娘哭了。我娘是大姐二姐的后娘（我没这概念，因为大姐二姐从来疼兄、弟、妹）。我也哭了一场，但这一冬，五兄妹全都穿上了紫红毛线不同花系列的毛衣——我少女时代的毛线活也到此落幕。